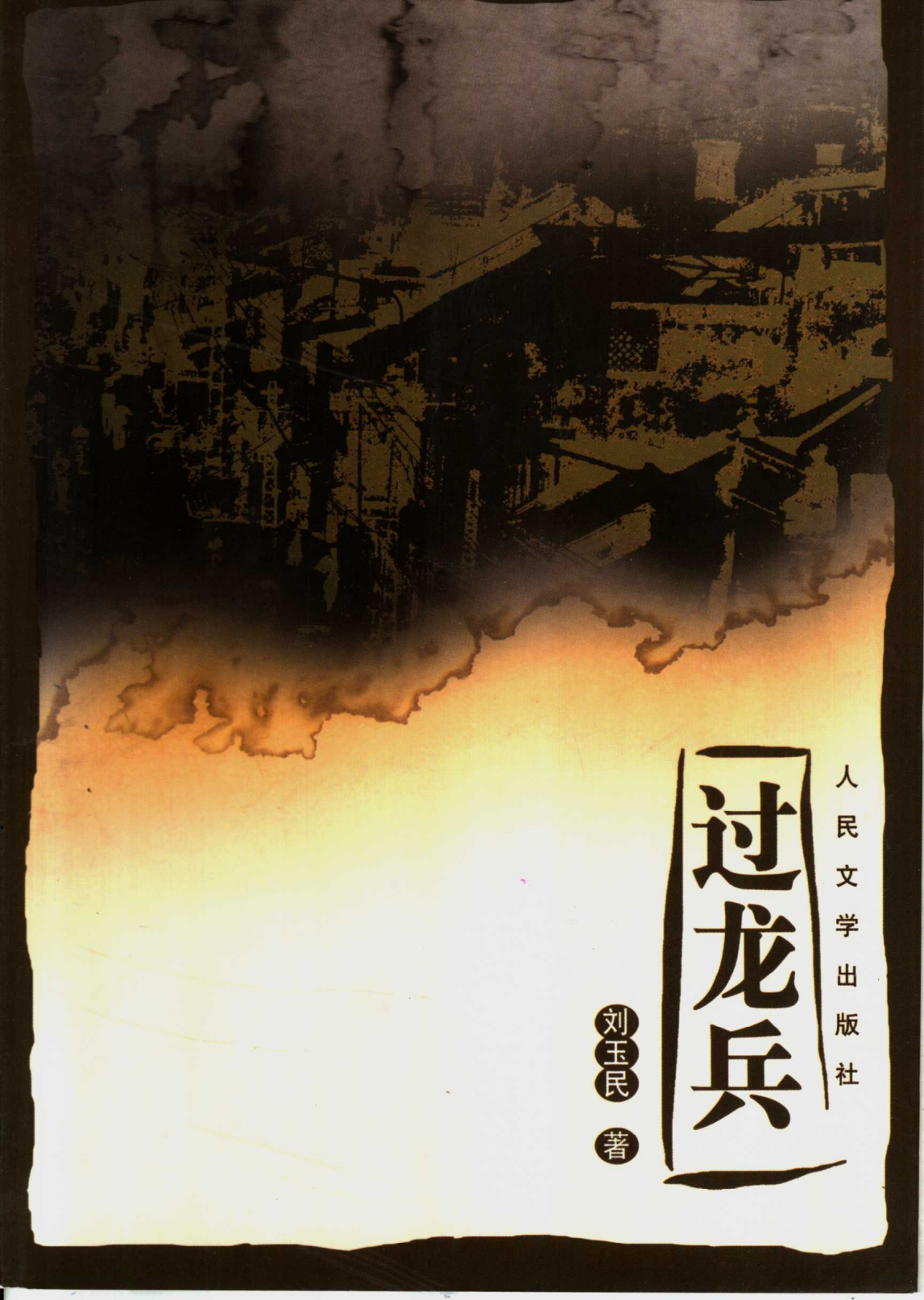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过龙兵

刘玉民
著

过龙兵

Guo Long Bing

刘玉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龙兵/刘玉民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02-005379-3

I. 过…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690 号

责任编辑:刘会军 装帧设计:冯海粟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张文芳

过 龙 兵

Guo Long Bing

刘玉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5379-3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枪声沉闷而凄厉。年打雷向那两座神奇的乳峰上瞄了一眼,把筱月月向肩上一扛,疾步而去。子弹在年打雷、筱月月身边吱吱乱飞。	
第二章	15
大队的龙兵。展工夫说你知道这一次的特务司令是谁?就是卓守则的亲伯父!展工夫说甜好哇,你筱月月不甜,也进不到我这屋里来吧?	
第三章	41
华云立刻就蹲下身子,为卓守则解起了绳子。展重阳的手把华云给摸得酥了。河边丢着几十具尸体,有的流着脑浆,有的枪眼还冒着热气。	
第四章	60
公安局长说这可是要命的事儿,你千万不能乱说啊!筱月月一字一顿:孩子还小,天大的责任由我来担吧!华云一声惨叫,瘫倒在草地上。	
第五章	73
四叔说行,卓立群的小儿子想吃天鹅肉啦!青草用白亮亮的身子,在床上摆起了一个“大”字。卓守则说对,我就是你问的那个卓守则。	

第六章 94

一只老拳在面前晃着。四叔的眼睛倏忽一亮,说当年你爹就是进城才发的。华云想不出成了千万富翁的卓守则,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儿。

第七章 120

新媳妇条件有四,华云没想到他瞄准的会是自己。年传亮说这一次让你遂了心,老子的年字就得倒写啦!华云第一次领受了男人的粗暴与激情。

第八章 141

展重阳说,什么,爸爸出事了?年打雷说:这么说你小子是想当大地主大资本家了?从心里说,展重阳很想看一看华云这会儿是什么模样。

第九章 159

卓守则一怔,一个谜团倏忽间揭开了。卓守礼说要干就干到底,要是软了腿儿我非扎你一个血窟窿不可!恶狮般的凯利扑到了华云身上。

第十章 176

年传亮说行,我两肋插刀也跟你干啦!一阵锣响,接着是一阵“鬼子进村啦”的叫喊。展重阳跳起来:华云和那几个学生又到这儿来了!

第十一章 197

拿着诊断结论华云吓得要死。华云抢过那个黑肉团,没命地向院外奔去。老科学家说:只要是你的孩子,一块石头那也是我的亲骨肉!

第十二章 212

年传亮说他那么大的官回村干什么!那酒窝里盛的全是美酒,非得把年传亮醉倒不可的。一切都水到渠成,两人倒进宽大的镏金床榻上。

第十三章 228

卓守则先自把泪水鼻涕淌了一脸。“惨！这可真是太惨了！”智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华云说：三个老婆三个孩子你就真的满足了？

第十四章 247

展重阳的懊恼是可以车载斗量的。卓守则想：也该你展重阳尝尝当狗当猪的滋味了！范江南说把卓立业请回来，这可绝对不是件小事！

第十五章 265

展重阳一阵咬牙切齿，果然骂得年传亮泛了笑脸。展工夫的死还是引起了年打雷的兴奋。一队龙兵簇拥着年打雷、筱月月的遗体远去。

第十六章 284

史美丽说哎呀我的年总，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红果大呼小叫，把那“奶”流了不少。一声枪响，晨民被打倒了，鲜血流了一地。

第十七章 300

那火也烧得智新两眼冒火。晨玉惊讶得不行：面前这位英俊干练的青年，会是那个又痴又呆的智新？展涛涛睬也不睬地从智新身边飘过。

第十八章 317

展重阳说他要是能把我告成市长就好了。展重阳这边推开房门，徐茵茵那边已经扑进怀里。年传亮说：这个公安局长我看你是不想当了！

第十九章 337

老科学家一头栽到了地上。史美丽解了一个扣子，两只肥肥白白的大乳房立时冒出了半边。卓守则瞠目结舌：汽车呢？我的那些汽车呢？

第二十章 363

华云说展重阳，希望你不要忘了你是东沧市的市长！

看着那么多小汽车年传亮的心醉了。两个不共戴天的敌手,第一次找到了共同语言。

第二十一章 388

展重阳满心的怨愤都变成了感激涕零。卓守则说史小姐这么漂亮,干吗只看中海牛岛一个地方呢?小楼点燃,熊熊烈烈,把天也给映红了。

第二十二章 403

俄罗斯的私有化冒出多少亿万富翁你没听说过?徐渭的画那真是一种精神享受。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发生在今天,有人同情才是怪了!

第二十三章 425

年传亮说你不是故意让你爸活不舒坦吧?智新把菜刀一摆说:我这就给你和我爷报仇去!水娟说好,卓家的儿子倒成了咱年家的女婿!

第二十四章 441

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年打雷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面对红果,年传亮也就把男人无耻贪婪的本性放开了。

第二十五章 455

离生日越近,卓守则脖子上的绳子拉得越紧。卓守则说行,你这个总经理当得还真不得了!“政变,你们这是政变!”卓守则气急败坏。

第二十六章 478

华云说你以为还是你爸那时候?你早该清醒清醒了!自从有了那层关系,年传亮就生出一种青春二度的感觉。肝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第二十七章 495

露丝说一位非洲富豪要见你儿子,你为什么还要逃避呢?凯华一头扑进华云怀里大哭起来。面对信和五百万

美元支票,华云泪雨滂沱。

第二十八章 519

晨玉说:你这可是挑着头儿要跟我爸和我哥竞选的!

喊声飘向峰顶时,大雪峰上突然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雪崩。龙兵,大队的龙兵。

第一章

枪声沉闷而凄厉。年打雷向那两座神奇的乳峰上瞄了一眼，把筱月月向肩上一扛，疾步而去。子弹在年打雷、筱月月身边吱吱乱飞。

随着两声惊雷般的重撞，两扇朱漆楠木、上面嵌着几格漂亮风玻璃的屋门訇然倒下，没等屋里明白出了什么事儿，年打雷和二排长已经进到屋里，把两个冰窟窿似的枪口，对准卓立群和他的那个白得让人眼馋、俊得让人心痒的五姨太了。

正是熄灯前的最后时刻，男人刚刚钻进被窝，两只胳膊还伸在外面，女人也刚刚沐浴完毕，美滋滋地向床边去。女人二十一岁，天生一副窈窕丰润白玉亭亭的坯子。其时身上除了一方火色的巴掌大的手巾，便是袒露的、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一帧雪白。那雪白犹如一片皑原，皑原上突显的是两座高挺丰硕的乳峰，乳峰上两颗紫色的、又大又鲜的山葡萄一抖一颤地招摇着，令人目光所及，禁不住就要心神迷离魂飞魄丧。

满脸络腮胡子的独立营营长的枪口，接连地打了两个哆嗦。

“你们……你们……”卓立群慌忙便要爬起来。

年打雷一个激灵，一声喊：“快！”二排长和紧随其后的五班长便鹰一般扑向床边，叼起男人，朝门外奔去。

几秒钟后，已经是在院里一片长满花草的园地上了。

“你们……你们……”挣扎，气急败坏、声嘶力竭。

“卓立群，你听着！我是海州分区独立营营长年打雷，我以海州人民和革命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不容分辩，甚至连舌头动一动的机会也没有枪声就响了。枪声沉闷凄厉，一直传向星光迷离的夜空。没有惊叫没有挣扎，卓立群，这个当地盛名一时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便化成了一摊污秽和血水。

撤离的命令发出，战士们鱼龙般地朝暗夜深处潜去。年打雷收起枪，望一眼深不可测的远方，一个趑身进到屋里。屋里狼藉一片，枕头、衣服、毛巾、毯子、茶杯、暖瓶……丢了一地，被吓得傻了的五姨太赤裸着身子，还在筛糠似的颤抖着，见他进屋越发如同见了魔鬼，嘴里啊啊地叫着，把一张娇润可人的脸蛋变成了一个歪七扭八的大紫茄子。年打雷上前几步，把贪婪胆怯的目光在那两座乳峰上瞄了几眼，抓起一床毛毯朝那身上一裹，随之向肩上一扛，疾步出门而去。

月光惨淡，天地如同一片深不可测的湖泊。顷刻间，年打雷和他的部队连同方才发生的一切，就被淹没得不见一点踪迹了。

尽管没人声张，尽管帮着扛了一路的二排长、五班长守口如瓶，但卓立群的五姨太被营长抢回来的消息还是传进展工夫的耳朵。

展工夫是独立营政委，身材不高，略显瘦削，参军前教过几年小学，有着一副小学教师式的、永远晒不黑的面孔，那使他与身高膀圆、须浓目厉、黑里透红的营长形成了对照。一次死地绝境的突围，一次疾如闪电的镇压，确是让展工夫对营长生出了不少敬服和感佩。这样的大仗、这样的战绩，记功和表彰是绝对少不了的，可营长抢回五姨太的消息却把他惊了个六神无主。他觉出事情的严重性非同寻常，当即出门，朝与营部隔着一道照壁的那所民房奔去。部队受命休整，年打雷住进那所民房就没再露面，而他是特意

交代过,没有特殊情况谁也不准打扰营长休息的。

大门是两扇薄薄的木板,上面的红漆正在脱落。门关得严严实实,透过门缝也还是听得见屋里说话的声音。展工夫踏着一串脚步来到门前,那说话的声音立刻消失了。

敲门,咚咚咚。里面传出一声喝问:“谁?”

展工夫说:“我。”

里面问:“你是谁?”

展工夫说:“我是展工夫,有要紧的事儿跟营长商量。”

“什么狗屁事还得找我!”屋里没有好气地嚷过一声,又传出话来说,“政委,你是政委,什么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只要顽八师那些狗杂种没来,就用不着找我啦!”

展工夫心里至少明白了八分,越发把门敲得急了。“营长,你还是快开门吧!这事儿比顽八师可是严重多了!”

“什么什么!……”屋里一声愤愤,接下是静默,再接下就是下地、穿衣和低声说着什么的声音,声音里分明地透出一股女人紧张慌乱的气息。

终于门开了,年打雷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嚷着:“什么鸡巴事儿!顽八师在哪儿?扯他妈的葫芦蛋!”

展工夫只管把眼睛向屋里瞅。屋里光线有点暗,中间还隔着年打雷的半个身子,一个光鲜耀眼的年轻女人还是映进他的眼里。女人满面娇羞,正几分窘迫几分胆怯地穿着衣服。或许因为过于紧张和忙乱,刚刚披好的上衣突然滑落,把两座高挺丰硕的乳峰一览无余地袒露到展工夫眼前。

滑落的上衣旋即拉起,高挺的乳峰旋即被包裹起来。时间总共不过三秒,展工夫面前却如同掠过一道闪电,一片金光灿耀和斑驳缭乱了。

年打雷一点都不在乎,故作凶狠地吼着:“看什么!看什么!小心把眼珠子看掉啦!”吼过又不无得意地说:“你嫂子!还行吧?”

展工夫直着两眼，希图意外事件再次发生，里面却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他愣了一下回过神，把年打雷拉到一边说：“什么，嫂子？哪儿来的？”

年打雷说：“哎，嫂子就是嫂子，怎么还哪儿来的呢！”

展工夫说：“这么说真是那个五姨太了？”

年打雷说：“什么五姨太六姨太！那是多会儿的事儿？这会儿啊，一点不错是你嫂子！”

展工夫说：“哎呀我的营长，你可真是胆大包天！这是打哈哈的事吗？你的阶级立场还要不要了！”

年打雷一脸的不以为然：“梨场？还杏子园呢！司令员要赏我一个老婆你不知道？那天突围的时候，你小子不是在场吗！”

的确，那天突围时，司令员是保证要赏一个老婆给年打雷的。那时分区机关被顽八师挤压到一道濒海的山坳。山坳里的树木和荆丛被燃烧弹变成一片焦炭，唯一可以逃生的海路也遭到了封锁，到处是瞪着血红眼睛的篝火，到处是荷枪实弹、随时都可能扑上来的魔影。如果不是夜幕降临，如果不是为着要把围剿的场面拍成电影拿到上边去邀功，海州分区三百多名指战员是绝对逃不过那个夜晚的。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形，正是在几次突围都没有奏效的情况下，司令员悬出重赏说不管是谁、用什么办法，只要能保护分区机关突出重围，我都保证为他请功封赏、连升三级。年打雷是在没人应声的情况下站出来的。他对司令员说：“你说的那些我一概不要，我要是保护分区机关突出去，你赏我一个老婆就行！”

战争环境，部队规定团以上干部三十岁以上才能娶老婆。年打雷原本没有资格提出这种要求，何况分区机关和首长命悬一刻，一个独立营营长提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荒唐了！

司令员却眼睛没眨一下地说：“行，我答应你！只要你能保护分区机关突出去，我保证赏你一个老婆！大家都可以作证！”

司令员的话在展工夫听来不过是危急关头的一个策略，是不

能当真也当不了真的。年打雷却正是在那之后，变戏法儿似的拿出一叠从俘虏和被打死的敌人身上剥下的军服和肩章帽徽，把自己和展工夫、二排长等人化装成全副武装的顽八师官兵，接着毫不客气地没收了司令员和所有人的枪支，用绳索和布带、藤葛把众人的双手捆住，连成了一条牢牢的、想逃也逃不脱的链条。在做好这一切之后枪声响了。枪声急骤稠密，一直响了十几分钟才戛然而止。在枪声停止的同时，两名身着顽八师服装的战士边跑边把消息传向海上：海州分区被一锅端啦！分区司令当了俘虏啦！再接下来，在通向对岸和海岛的几只渔船上，被重兵押解的海州分区司令员和他的部下们，却张张扬扬地通过了一道道封锁线，甚至骗过了还乡团的指认纠缠……也正是在成功突围之后，面对丢盔擐甲、悲愤莫名的分区机关和部队，司令员下达了踏平东沧城南青竹里三号，镇压顽八师参谋长卓立业的弟弟、大地主大资本家卓立群的命令。

如果没有年打雷最后这一手，没有私自抢回五姨太的行为，任务无疑完成得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然而……事关部队和自己这个政委的名声，展工夫是没有回避和退让的余地的。

“营长，话不能这么说……”

“好了我的大政委，”年打雷说，“没事忙你的吧！我这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回来，身上还旺得难受呢！”他把展工夫向院外推，一直推到院外才又骂起来：“你小子嫩黄瓜一根媳妇早就搂上了，你老哥可是一块干姜熬到如今，奶奶个熊的！”

年打雷进屋去了，屋里立时传出一阵呼呼隆隆、噼里啪啦的声响，接着又是一阵欢畅放荡的吟唱。展工夫站在院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紫一阵。的确，他家里有一个媳妇。那是十三岁时父母一手包办的，大他七岁不说，还长得又黑又丑大字不识一个。那是他的一块心病，一块自己不碰也绝不允许别人碰的心病。

一个咸菜缸被踢翻了。一个盛水的陶罐被推倒了。展工夫犹

自手脚并用,把院中的木桩、草垛、沙堆搅得狼藉一片。

你这个独立营政委也当得太窝囊啦!他心里吼着。嫂子?好大的气派!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小老婆,一眨眼就成了独立营政委的嫂子?你年打雷也太狂啦!太不知天高地厚啦!就算司令员答应赏你一个老婆,也没让你去抢卓立群的小老婆啊!卓立群罪大恶极,他的小老婆能是好东西吗!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抢得应该、抢回来可以当老婆,也得有个手续仪式才算数吧?你年打雷凭哪一条,就这么向屋里一关,老婆老婆地就干上啦!

展工夫想,如果迁就了这种违犯战场纪律和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就是失职和犯罪。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向上级报告。可司令员到军区去了,主持工作的副参谋长对年打雷欣赏得不行,报告上去能不能处理、怎么处理就难说了。唯一能够迫使年打雷交出五姨太的,就是独立营的干部们了。

展工夫找来二排长和幸存的连排干部。果然,听了他的介绍和分析,连排干部们立时炸了营。营长该不该找老婆、找老婆合不合手续倒成了次要和无足轻重的,主要的、关键的、要命的、比泰山还要重上一百倍的是卓立群刚刚死在独立营手里,死在他们这伙人手里,卓立群的小老婆一眨眼成了他们必须恭而敬之的“嫂子”!更何况小老婆跟营长哪儿就会一条心,哪天要是使起坏来,只怕是营长就惨了,他们这伙连排干部连哭也来不及了……

事情重大,十一名连排干部集体来到那所与营部隔着一道照壁的民房小院,敲响了那扇红漆脱落的木板大门,强烈要求与年打雷进行“对话”。

第一个回合年打雷觉得好笑,骂了一句“你们小子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又许下第二天晚上要请大家吃冰糖粒和小喜饼,接着一个“向后转,齐步走!”就把满面忧戚的干部们给打败了、打退了。

第二个回合,骂人和“向后转,齐步走”以及吃冰糖粒小喜饼不管用了,年打雷搬出突围时司令员的“保证”,又发了一通脾气,干

部们纵然心里耿耿,也只得战战兢兢默然而退。

第三个回合,司令员的“保证”和脾气也不灵了,干部们咬住的只有一句话:交出卓立群的小老婆!决不允许卓立群的小老婆混进革命队伍里来!年打雷不得不做起了说服:什么小老婆,人家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是没了办法才送进财主家里的,哪儿就成了坏人!就跟卓立群绑到了一起!再说共产党独立营什么都不怕,倒怕了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小娘儿们?我保证一个月以内让筱月月——大家这才知道小老婆还有这么一个酸掉牙的名字——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变成咱们独立营的人;一个月以后要是兑不了现,你们就把我的眼珠子当泡踩、当球踢!可这一次任你年打雷怎么说服怎么保证,干部们就是不听、不信、不退、不走,非要营长交出小老婆不行!年打雷怒火冲天。年打雷挥拳跺脚。年打雷唇干舌燥。可干部们认准一条道儿:不交出小老婆就是不走!就是不能拉倒、罢休!

对峙持续一个小时,直到年打雷答应考虑大家的意见和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连排干部们才算是告一段落:营长到底是营长,不给营长一个考虑时间,还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屋里把小老婆抢出来毙了不成?不过干部们是留下话来的:天黑以前他们要对小老婆进行“审判”,到时候交出人来营长还是营长,交不出或者不肯交,他们可就只能按照营长平时的教导,“坚决不给地主资本家当菩萨”了!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连排干部们相信,说破天他们的营长也不过骂一场、哭一场了事:那个小老婆就算是天仙,他们的营长也不会拿她跟自己的部队开玩笑的!眼下需要的仅仅是时间,让营长骂个够、哭个够的时间。

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当干部们再次来到那座与营部隔着一道照壁的民房时,已经不见了年打雷和小老婆的身影。

连排干部们横眉炸腮。怎么可能呢?一个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大英雄,竟然会……

展工夫说：“这可是大家都看见了的，卓立群的小老婆有多反动、多狡猾、多危险！如果让这样的敌人逃走了，革命能饶过我们吗？历史能饶过我们吗？”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没有受伤的干部战士被分成八个小组，沿着八个不同的方向追击搜捕而去。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抓不住小老婆，救不回被小老婆迷了魂的营长，就不要回来！

年打雷是在连排干部们离开后立即带上筱月月出走的。这些连排干部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是跟着他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不到实在无法忍耐的程度，是不会对他说出那样的话、发出那样的警告的。他知道站在连排长们身后的是展工夫。如果没有展工夫，事情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对于这位满肚子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政委，他是纵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的。但与自己的部队硬碰硬，与自己一手带起来的连排长们硬碰硬是不可想像的。那就只有走，带着筱月月找司令员去。司令员是当着分区干部们的面儿凿声斧语做了保证的，筱月月虽然不是司令员“赏”的，可司令员是一定会理解他同情他，支持他与筱月月结为夫妻的。到那时候，就看你姓展的有什么话好说吧！至于那些连排干部他一点都不担心，有了司令员的批准，他是不怕他们不把那一副副死猪脸收起来，跟在他的屁股后边要冰糖粒吃要喜果子吃的。

年打雷把想法告诉了筱月月。二十几个小时之前还是反动地主资本家的小老婆，如今已经成了独立营营长心上人的筱月月，自然知道眼下每一分钟的意义，自然没有不赞同的道理。

弯着腰、踮着脚尖出了屋门，过了营部门前的那道照壁；理直气壮、悄声好语地从通讯连借了一匹马；出村时又一本正经地还了哨兵一个敬礼，年打雷把筱月月抱上马，随之胯下一紧缰绳一抖，朝双城集的方向奔去。双城集是军区所在地，三百多里路的样子，有一天一夜也就差不多了。想着司令员见到自己和筱月月后哈哈

大笑的神情,想着搂上这么一个要奶子有奶子、要屁股有屁股的小媳妇,再也用不着夜夜去忍受光棍的煎熬了,年打雷恨不能马背上翻出几个斤斗来。

早秋的原野铺金叠翠五彩斑斓,天空却一片青蓝,青蓝得纯粹、透彻而又广阔浩茫,让人心如飞鸿,禁不住就要鼓翅振羽傲视八荒。胸前拥着女人,手里提着缰索,胯下的战马不疾不缓不慌不张,没用多大工夫二十几里路就甩到身后去了。年打雷禁不住哼起了胶东大鼓。胶东大鼓有上得了台面的雅曲,也有私下里发癫发狂的野调。年打雷哼的是再野不过的野调:“大奶子尖尖大屁股儿圆,滑溜溜的仙洞你就只管往里钻……”他是贴在筱月月耳朵上哼的,哼得筱月月差一点笑出声儿来。女人是男人的心肝,年打雷的心肝是理应沐浴秋阳秋风,而把阴郁、悲情扔进天边的地缝里的。筱月月果真被打动了,乖乖地紧紧地偎在他的怀里,乖乖地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然而也就在这时候,胯下的马突然被绊倒了,把年打雷和筱月月摔进野地里了。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横祸。年打雷小心地扶起筱月月,为她揩净身上的泥尘泪水,要把倒在地上的马拉起来时,这才发现马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一来两人算是落进倒霉窝里,哭不得骂不得、进不得退不得,眼见天色已沉,只得向不远处的一个村子走去。倒霉归倒霉,年打雷心里并不胆怯:分区独立营在这一带是很有威名的,凭着这个,他要找顿饭吃,再借匹马或骡子走到双城集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没等两人走近村口,一阵风啸雨骤,展工夫的追捕小组出现了。年打雷大吃一惊,慌忙屁股一转脑袋一缩,拉着筱月月朝村外的山上奔去。

展工夫和他的追捕小组向前追过一阵,发现了那匹跌断脚腕的马,随之向村子追来,并且发现了年打雷和筱月月。

“站住!看你这个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小老婆向哪儿逃!”

“营长!我是二排长,快跟我们回去吧!”